

集 後  
貞七女五



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

版權  
所有  
必究

後集五女七貞

每冊定價

三角

著 作 人

王

赫

然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 行 人

王

麟

閣

奉天小南關王夾市門牌十九號

印 刷 人

張

少

岐

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

印 刷 所

醒時報社印刷部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 行 所

洪

順

德

俠義  
小說

# 後集五女七貞

【卷二十二】

## 第一百三十一回 盤罷嶺十雄打豹 下關東孝女報仇

詞曰 天運綠水水連天，烟鎖青山山鎖烟 樹繞藤蘿蘿繞樹 川通水峽峽通川

酒迷醉客客迷酒 船繞征人人繞船 屹立已空空立屹 傳今作古古今傳

幾句殘詩念罷，書接上回，且說小霸王丁猛豹脚下路慢，被金錢豹撲過來，自知躲不開了，索性把鋼鞭一扔，喊了聲我可幹了，一低頭豹已到，豹往下一撲，丁猛雄已鑽到豹的肚子底下，人到了拚命求活的時候，力量比平日加了倍，此理前文已表過，不再重叙，兩脚尖一登、身體自然往前鑽，也不管鑽的出去，鑽不出去，轟的一下，腦袋正撞在金錢豹的腎子上，這豹還是雄的，這一羊頭算撞對了地方，丁猛雄已被豹的腎子擋住，過不去，只有摔在地上，豹疼的後爪一登，這一下竄出足有三四丈去，疼的這個豹遇上什麼咬什麼，把山上合掌粗的小樹，撞倒了十幾顆，十雄二次又往上一圍，趙士雄見豹已竟有些疲乏了，等到他迎頭奔自己時，一低頭兩支緊背低頭錐打出去，正中豹的二目，豹的兩眼一瞎，立時瞎撞起來，這可不怕他了，工夫不大，被羣雄打倒鞭棍齊下，那麼兇狂的金錢豹活活死在羣雄之手，當時把這豹得着、姚冲，孟兆二人非常高興，因為得了這隻金錢豹，足可得一千銀子的彩頭，只為將軍下令採買豹皮，點多要金錢豹，只要獵戶得着够尺寸的金錢豹，發官價准給一千兩紋銀，當時姚冲孟兆二人，向羣雄道謝救命之恩，所有獵戶們全聚過來看金錢豹，不禁詐舌，因為自從打獵以來，也沒見過這個大豹，孟

冲吩咐獵戶們把豹抬起，仍然由原路下處，趕回到下處時，已是三更過了、姚冲吩咐獵戶們趕緊把豹皮剝下來、豹皮所有刀傷的處，都要縫好，夏天雄道，這隻豹皮能賣多少錢，姚冲道，平常的豹皮不過一二十兩銀子，像這種金錢豹百年不遇，現在又趕上盛京將軍，奉旨採買金錢豹皮，將這張豹皮獻了去，可得賞銀千兩，夏天雄道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、這隻豹要是不值什麼錢，倒可保全了他性命，這一來就是今夜不遇上他，也有人想得他，這種行當還是趁早罷手爲妙，常言說得好，瓦罐不離井口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，趁着這有一千兩銀子，還是更行改業吧，孟兆今夜是豹口餘生，自己想到當時被金錢豹按住，若不是早把金錢豹的牙打掉，自己也早喪命在豹口之下了，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，當下也是深以夏天雄之言爲然，姚冲道，夏義士倒是金石良言，我們也自知這種行當、終日與木石野獸爲伍，危險萬分，不過我們幹慣了這種事業，再改別的行當，既是外行，又苦無門路，我們有這點事佔着身，免得流落下去，夏天雄見他兩人全是一身的藝業，若是歸入正途，准能得着功名富貴，當下把自己的來路向兩人說了，說明此來是奉旨尋找御馬，你們要是願意跟着效力，將來正可取點功名，孟兆道，衆位俠義若能攜帶我們，巴結一點正路的事，我們感情不盡，並且我們也跟連環套的竇二墩有仇，夏天雄道，二位跟竇二有什麼仇呢，姚冲道，我們當初在連環套一帶打獵，自從他一佔山，我們無法立足，楞把我們擠的來到邊關一帶，我們正可藉勢報仇，夏天雄道，二位這次要是隨我們到連環套，就是有天大的仇也可報了，當時談定兩位獵戶頭隨衆雄到口北連環套效力，獵戶們又燒水煮飯，吃喝完了，天也亮了，衆人一同起身起路，好在獵戶們這裡房子，以及屋中笨

重的東西，不值什麼，全拋下不要了，衆人一同起身，走到第二天天夕時，來到一座荒山前，只見這座山雖然不甚高大，可是峯巒起伏，很是險峻，猛然間天空飛來兩隻雁，跟着山坡上轉出一個清秀的姑娘，長得娥眉杏眼，玉面珠唇，口似櫻桃，鼻如懸胆，頭上罩着蔥綠的風帽，身穿蔥綠的短襖，下面一色的中衣，金蓮窄小，手中掌着一只彈弓，弓絃響處，兩隻雁齊落下來，羣雄大驚，這種打雁的准頭真叫超羣，因為打雁須中雁的頭、合膀子才能落下來，若是只往雁的身上打，雁受一輕傷，仍然能逃走了，所以這種彈丸打出來，實受名師傳授，丁猛雄對於打彈弓雖是行家，因為這位姑娘的工夫太好了，不由話地口出喊了一聲好，這一喊好，那女子立時粉面通紅，勃然大怒，燕語鶯聲的怒叱道：「那裡來的野男子敢喊好，」丁猛雄見人家答了聲，跟着從山腰後又轉出三個女子，內中兩個有殘病的，一個駝背，一個豁咀，眼還起了一個大包，只剩了一隻眼，那個也是俊秀異常，後面的那女子向持彈弓的道：「姐姐這臭男子們沒按好心，別教他走了，」丁猛雄見女子一答話，隨向夏天雄道：「大叔你看這個使彈弓的女子長的也好，工夫也不錯，給我作媳婦吧，」夏天雄吓的睡了，猛雄一口道：「你是滿口胡說，你是清真教的人，焉能跟大教作親，你別不要臉了，」猛雄道：「管他是那個不是，我看着他這麼可愛呢，」那知丁猛雄這兩句玩笑話，也被人家聽見，那女子更覺大怒，扣了一把彈丸，吧吧吧一連就是三彈子，丁猛雄見那女子一抬把，就知要用彈丸傷自己，弓絃響處，丁猛雄身形趕緊左右的幌動，把彈丸全躲開，一邊躲着一邊喊：「丫頭你這是聖人門前賣三字經，」霸王爺是打彈子的姥姥，沒容那女子拿二一把彈丸，丁猛雄把彈弓摘下來，伸手在彈囊中拿出一把彈丸，把彈丸一扣，叭的弓弦一響，

颶的一聲彈丸直奔了那女子的面門，那位說怎麼了猛雄的彈丸還有響聲，原來丁猛雄所用的彈丸全是鐵的，這種彈丸只要打上，輕則受重傷，重則致命，神彈子李五爺因為徒弟太楞，恐怕他到處傷人，所以在他的彈丸鑽四個孔，只要彈子一發出去，迎着風如同響箭一樣，好教人躲閃，丁猛雄的彈丸發出去，那女子躲開頭一粒，彈弓交與左手，右手從百寶囊中取出一把子母鴛鴦荷葉劍，可是單個的，用這個荷葉劍搪彈丸，只要彈丸到了，用荷葉劍一撞就回，紛紛落在地上，夏天雄等不禁大驚，荒山野嶺竟有這種奇女子真是怪事，不止於夏天雄等驚異，大約看官們也覺這女子非凡，欲知道他的來路，趁此時把這女子的來路表明白了，免得看官們納悶，原來這四個女子是親姊妹四人，不避風霜之苦，來到關外，專歸刦殺卸任的錦州將軍納大人，爲自己報仇雪恨，這姊妹四人是已故知府賀秉正之女，這話在十餘年前賀大人歷任各州府縣官，因爲忤了朝中權貴，開缺之後，在北京城中一幌五六年沒復任，好在賀大人是富家子弟出身，也不指看作官賺俸銀養家，在北京城住着就算落了戶，家中是一妻一妾，正夫人只生了四個女兒，始終也不再生養，如夫人也沒生育過，賀大人見子嗣算絕了望，自己的年歲也到了，不能再動別的念頭，何況這位如夫人長得如花似玉，品貌兼全，這四位小姐，在彼時大的不過十三四歲，小的不過八九歲，全是挨肩的姐妹，這年正夫人一病不起，竟至撒手歸天，賀大人十分哀痛，四位小姐更是哭的死去活來，如夫人竭力的安慰四位小姐，內中惟有二小姐更是痛不欲生，因爲自己自幼落下了殘病，被乳娘把腰摔的就了筋，成了駝背，母親若是不死，自己拿定了主義，決不嫁人，侍奉母親一輩子，那知慈母竟死了，數自己終身靠何人，怎不痛心，幸而這位如夫

人，深明大義，決不似平常出身微賤，給人家作二房的。只懂得妖淫獻媚，迷惑男人。這位如夫人也是官門之女，父親作官獲了罪，抄家之後，妻女發官變賣，被賀大人買來作了二房，知書識字，事奉丈夫，伺候正夫人非常恭謹，故此妻妾相安，這時正夫人一死，四位小姐倒虧了如夫人看顧安慰，喪葬之後，賀大人心緒不寧，閉門不出，只在宅中靜養，鐵掌方飛跟賀大人是早就相識，賀大人當初在外任時，請方飛當過護院，那時方飛大約是避禍到南省，不論怎樣不得意，也不肯回北方，賀大人幾次調任，全是方飛護送，直到在登州府任上，方飛才回了北京城，賀大人聽鼓京華，日子長了，被方飛聽見了，感當年賀大人相待之誼，忙來看望，自此隔個三月兩月的，必到賀大人這裡看望，這次見賀大人有傷心的事，方飛遂竭力勸慰了一番，自此不斷的到賀府裡來，不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賀大人的近鄰，就是納將軍府，這位納大人是宗室權貴，平日是橫行霸道，無所不爲，放閻王債滾利盤剝，貪淫好利，賀大人給夫人辦喪事的時候，被這位納將軍看見賀大人的如夫人，這位如夫人又生得丰韻天然，自幼生長在江南，得山川之靈氣，峨眉杏眼，更兼着一身孝服不施脂粉，美麗中雅淡宜人，俗語說，要得俏帶幾分孝，布衣素服更覺面貌嬌嫩，納將軍眠思夢想，幾乎害起相思病來，遂託出人來跟賀大人透氣，來，讓賀大人把這個姨太太送給他，納將軍保賀大人十天之內放責任，不是金陵道，就是殺虎口監督，賀大人是何等光明正大的人，焉肯聽他這一套，教來人上覆納大人，問問他有幾個姨太太，賀大人是有多少要多少，有一個給一萬銀子。來人被賀大人臭罵一頓，給罵走了，回去有枝添葉一回復納大人。納大人咬牙切齒的非把他這姨太太得到手中不可

、就有手惡下奴食客們給他出主意，說賀秉正既是不懂面子，索性給他個掌手雷，派打手匿他宅裡把他姨太太架來，就讓他告到當官，我們來個不認賬，他也把咱們怎樣不了，這就是不怕沒好事，就怕沒好人，納將軍雖然是貪淫好色，恃勢欺人，他可是富豪出身，還不敢十分的放肆，可是有這羣狼狽包圍着，你想不到的，他們全想的到，你發慈心的時候，他們更是竭力的往狠辣上走，所以不容你學好，這就叫受羣小包圍，任你是好人，也把你教壞了，這位納將軍正在害想恩病的時候，惡奴們一出主意，那有不願意之理，遂不顧什麼叫王法，什麼叫天理，遂向惡奴打手們交待，若能把美人給我弄到手中，定有重賞，這羣惡奴領了主人的口風，果然在當日傍晚的時候，一班打手們擁到賀大人府中，情同明伙執仗，一直闖進了後堂，如夫人跟四位小姐正在後堂做女紅，賀大人適巧有應酬，沒在家中，如夫人見來了這夥強盜，立時吓的體似篩糠，渾身亂戰，惡奴們有認識的向如夫人一指道，這就是我們新太太，打手們過來伸手就拉如夫人，如夫人向後躲着道：好漢爺要錢有錢，求你老饒命，那惡奴中有一名大管事的，名曰吳德，用手一指道，少要胡說八道，大爺們不是為財而來的，你拐款私逃，却來到這裡藏匿，這好容易找着你了，趁早跟我們回府，如夫人一聽，蛾眉倒豎，杏眼圓睜的說道，你們這夥盜徒，是滿口胡言，難道就沒有王法了麼，那知這羣惡奴不容分說，立時把如夫人搶了就走，賀大人的大小姐見強人搶庶母，自己過來一攔，被吳德一刀砍在咀上，三小姐也一拉庶母，被惡奴們一脚踹在胳膊上，幾個女孩子有什麼能為，那能攔得住，僕婦丫環們躲的躲，誰敢不要命攔擋，就這麼一亂被人搶走，趕到這夥強盜走後，立時全是賊走關門，家八僕婦全聚來一看

，大小姐被強徒傷了滿口流血，先急忙救人要緊，當時把大小姐扶起來，給敷藥救護，就有機靈的忙說道、家中出這麼大事，把老爺找回來要緊，下人們趕緊出去，把賀大人找了回來，臨去的時候，三小姐別看年歲小，更是深明世事，囑咐家人見着老爺時，千萬別提家裡的事，怕是老爺再急壞，赶到賀大人一回來，一進門就知的家裡出了事，家人們一個個面現驚慌之色，來到後堂，只見屋中桌翻椅倒，什物凌亂，女兒們全滿面淚痕，賀大人一問是怎麼回事，二小姐把庶母被搶的事，向父親一說，賀大人一陣怒氣攻心，一仰頭暈了過去，下人們趕緊的救護，好容易把賀大人喚醒，可是已得了半身不遂之病，左邊的一隻胳膊一條腿，滿不能動了，這一來真是好好的的一個美滿家庭、立時間籠罩一層愁雲慘霧，幾位小姐以及家人僕婦見這情形，立刻忙了手脚，趕緊的要請醫生給賀大人看病，賀大人把女兒招呼到面問道，你們不必給我忙治病了，我這次決不能好了，搶你庶母的非是別人，就是那納將軍狗男女辦的事，他簡直是仗勢欺人，上次他打發惡奴劉明中，硬要教我把你庶母送給他，這狗男女行同盜賊，被爲父把他們罵走，這分明是倚仗着國家親貴，到我家打搶，我們勢力不敵，此仇今生今世決不能報，爲父的死後到陰曹地府也要告他，這四位姑娘全守着父親痛哭起來，不一時把醫生請來，醫生一診脈不住搖頭，賀大人道，先生我這病大約不易救了，醫生道，夫人白管放心，這病雖然一時半時不易好，可是一時半時也不得倚命，這種病懣藥力恐怕不易奏效，只要好好的漿養，也能好了，賀大人知道醫生這不過是安慰的話，遂把先生打發走，依賀大人就不吃藥了，只是女兒們那肯聽、哭着央告父親，務要盡力調治，父親不死，女兒也可偷生人世，若是父親再有個

三差二錯，苦命的女兒們還怎樣活，賀大人無法，只好服藥，調理病症、大小姐名叫秋蓉，自己被那刀砍的，把咀唇帶門牙全傷了，自己急火放心，右眼也起了火矇，每天的醫生不離門，忙合了賀大人，又得忙合小姐，所幸幾個女僕向有人心，念其老爺二太太素日忠厚，此時全盡心竭力的服侍病人，赶到第三日下人們得着信，說是賀大人的二夫人，果然是被納將軍府裡搶去，納將軍竟欲用強暴手段，豈知這位如夫人雖是當小作妾，可是出身也是宦門之後，抱定了從一而終，那肯從這強徒，被搶到府裡任憑怎樣威脅利誘，只是破口大罵，納將軍見這美人已竟到了手中，反不能遂心如愿，一時獸性犯了，教原有的兩名姬妾，把這位如夫人的衣服修理的乾乾淨淨，就要用強暴的手段，來破這位節烈夫人的貞操，那知這羣妖姬淫妾們，素日就講爭風吃醋，此時見又來了這麼個容貌絕世的美人，他們想着若是教這個美人得了寵，勢必把自己甩到一旁，故此在細綁如夫人的時候，沒肯綁緊，赶到這位納大人一動手，這位節烈婦人把綁繩掙開，一脚把納將軍的臉踢破，自己掙起來，一頭撞在床柱子上，可憐這位節烈婦人，立時香消玉殞，魂歸離恨天，納賊平生以來，也沒吃過這樣虧，見美人已死，自己枉經了心機，恨的非要把死屍毀了不可，姬妾們勸着，這才用領席把這位如夫人捲起來，從後明拖出去掩埋，事後惡奴們當作閒談的材料，把這事傳揚出去，被賀府的家人們聽了去，小姐們聽了不禁暗暗落淚，反倒不敢告訴爹爹了，賀大人的病體纏綿，日見沉重，這一日鐵掌方飛來看望賀大人、方飛一到這裡，家人們就告訴方飛道，你老大概還不知道我們這裡遭了禍事，方飛道，我這些日子太忙，所以一個多月沒到這裡來，但不知府中出了什麼事了，家人如此如彼的，向方飛一說經

過的情形，氣的方四爺暴跳如雷，連說這可是不得了，光天化日天子脚下竟敢結夥成羣強搶官門的夫人，這可是反了，我倒要門門姓納的，家人們道：方四爺老不必這麼着急，要是真鬥的過他。我們大人也不致氣的受了慢急。你老先看看我們大人去。他這兩天還真叨念四爺啦，方飛教家人進去通報。不一時家人出來，向方飛道：四爺快要請吧，我們大人聽說四爺來了，非常喜歡。方飛跟着家人來到內宅，見賀大人躺在床上半躺半坐，兩目白紙，方飛向前給賀大人請安道，大人身體欠安了，我實在是俗事太多，總沒有工夫來看臨大人。賀大人長嘆一聲道：我是一言難盡了。方飛故作不知的問道，老大人一時身體欠安。不妨事的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漿養些日子，定能好了。賀大人唉了一聲道：方壯士你那裡知道，我這真叫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降，遂把出事情形向方飛說了一遍，方飛道：老大人不要着急，方某不才，願替大人報仇雪恨，我索性把這惡人殺了，我遠走高飛，讓他落個現世現報，賀大人道：方壯士千萬不要這麼莽撞，納將軍在北京城裏手頭熟，道路側目，誰敢惹他，我這算跟他是有世冤家，今生對頭，我們這本帳只好到陰曹地府去算吧，方飛道：難道就這麼能了不成，賀大人道：事無佐証，怎能把他怎樣，只好看他得天報吧，方壯士，我這病不是虛言安慰，可能好的。我這病不過在朝夕之間，說着話小姐們全出來，這四位小姐年歲又不大，對於方飛這種俠肝義胆的人，有什麼避忌，所以全出來相見，賀大人一見四個女兒，不由得落淚，向方飛道：我死。冥目的，就是這四個苦命的了頭，他們完全長成，那料理家事，教他們倚靠何人，可嘆我生沒作虧事，怎麼教我遭這樣惡報。到如今那裏去找熱腸俠骨。來照顧我這四個丫頭。方飛是最熱心的人

。禁不得這種淒慘的情形入目，遂慨然說道，老人家不要懸念四位小姐，我方飛沒有別的報答大人當年之義，四位小姐我願替老大人照顧。賀大人止色道，方壯士，在你果真能念我們已往之情麼，方飛道，我方某若是口不應心，教我死無葬身之地，賀大人叫女兒道，你們還不給方四爺叩頭嗎，這四位小姐立時全跪在方四爺面前叩頭道，四爺仕後就拿我們當作你老的女兒。方飛道，那可不當當。賀大人道，方壯士不必推託。這四位小姐的牛婚嫁全交給你了。我只恨我賀家無德，只生了這四個丫頭，但分若有一個男孩，也能為我賀家報仇，大小姐賀秋蓉哭道，父親不必煩惱，女兒要從今日立志習武，就求方四爺收我們作徒弟，將來誓必手刃賊人，報我爹不共戴天之仇。賀大人道，好丫頭，你有志氣，方四爺你這可不能推辭了，這四位小姐立時叫了聲師傅，你老收弟子們，好成全我們報仇之志了，方四爺見這情形，無法推託，只好說道，大人我一生不敢收女弟子，大人我這可不敢担承，大人只管放心，對於四位小姐，我決不能袖手就是了，賀大人道，方壯士不要推託，我還有肺腑之言奉告，我賀秉正雖然是作官多年，可是我決沒貪財好貨，我現在的財產，通通奉上，還有五萬銀子的私財，全是原籍的產業變賣得來的，我因為家鄉無人，被惡佃戶們把持着，白白的受他們惡氣，故此全變賣，我就是不作官也足以溫飽了，這筆錢請方壯士給保留着，他姐姐四個每人一萬銀子，作他們生活婚嫁之資，就是死亡等情，各聽天命。那一萬銀子算我對方壯士的一點心意，方飛聽、立時說道，我給老大人保管這筆款項倒可以，要是送給我一兩銀子，我也不肯要，俗語說，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，我方飛要是負大人所託，教我必遭天報。賀大人臉上一陣苦笑，就在這一笑中，賀

大人已咽了氣，方飛還招呼着大人，你這可放心了，那知再看時，賀大人眼已閉上，連氣全沒了，四位小姐一見父親死了，全撲到方飛身上，哭起來。方飛也頓足痛哭起來。家人僕婦全來勸道，小姐們別儘日悲哀，快給老爺預備裝殮吧，好在彼時裝殮是現成的朝服，當時由家人們把壽衣換上，裝殮。當方飛問小姐道：你們可有專門家族？賀大小小姐道：我們原籍陝西流寓北京城，家鄉裡是一個近人沒有了，要是有近支兄弟，還不致把田產全變賣了，我們既無叔伯，又無兄弟，門衰丁少，所以才受這侮辱，方飛道：既是沒有近支人，你們這神不使再住了，喪事料理完了，隨我到我家中，我也好教給你們武功。這賀府裡男子沒有，只有幾個女流，故對於喪事，極其簡單，只好買一口楠木棺木，用了一千多兩銀子，爲的是將來好起靈柩故土，起程。作齋，超度了停放，到五七殯葬完了，可是賀大人的靈柩，雖是葬埋，可按上浮厝的辦法，靈柩不落地，完事之後，方飛向賀秋蓉道：我們該着走了，所有這神的一切動用什物，該着用的留着，不用的滿把他分散給男女僕人，也算他們跟隨了主人一場，大小姊說道：我們年輕，什麼事全不明白，一切事師傅看着該怎麼辦，不必跟我們商量了，方飛遂把動用的什物，只揀着可用的留一點，其餘的滿分給僕婦。方飛因爲賀大人把全部財產，全交給自己，恐怕這羣無知的僕婦們再散佈什麼流言，在臨遺散他們這天，每人除了分得傢俱什物以外，每人單賞了十兩銀子，可是全不讓走，說是小姊們念其全是本宅的舊人了，賞給他們整桌的酒席酬勞，算吃一頓散夥飯，又把賀大人生前的三位主友請來，也預備了一桌酒席，趕到午時，方飛把客人以及本宅人，及四位小姐，全聚在客廳裡，跟着下人是報道的，恒字號的掌櫃到來，方飛說道：

有請，跟着把這位堂櫃的請了進來，當初北京城的四恒銀號是最大買賣，全是說先有四個恒，後有北京城，那最老的買賣，先是由山西人幹的，後來全搬了北京城人了，當時把這位堂櫃的讓到客廳，彼此對坐，家人獻過茶來，家人們滿要退出去，方飛道，你們全別走，我有話交待，遂站起來，向外來的客，道，賀大人敬後，只料下四位小姐，正夫人及如夫人全去世了，四位小姐，全未成人，怎能支撐門戶，方某受賀大人託孤之重，對於四位小姐須照管着他們婚嫁，賀大人把所有的遺產，滿交給方某掌管，只是人心隔肚皮，誰也沒鑽在誰心裡看，青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，我爲舅表妻個人心跡，把衆位請來，這有五萬銀子，請這位谷堂櫃的存在寶號裡，婚嫁之費全在這，俟後只我方飛支取這筆款請你別付，非得同着賀家四位小姐不能動用，咱們是一言爲定，這，是當賀小姐，就這樣辦，我也可留餘地，免得落了閑言，衆人齊說，這是方老師的仁大義，令，可敬，這位谷堂櫃道，方四爺你老不認識我，我可認識你，你老在北京城是露生露臉的人物，作出事來真教人佩服，你不找我，我也要來，實對方四爺說，我們櫃上還存着賀大人二萬銀子了，連這五萬全給存在一塊，別人存款全是一份息錢，方四爺這筆款我們願少賺息錢，給你出一分二，我們櫃上往外放，不過是一分四厘，不過賺上厘，够筆墨錢就足行了，方飛道，谷堂櫃你真是好人，這種死無對証的錢，你不說，我們准不知道，谷堂櫃的道，這是方四爺的好心，把我的好心給招出來，我好幾千地出來作買賣，全憑良心好，老天爺賞飯吃，方飛道，堂櫃的作這廝居心，一天必要加惠的，谷堂櫃道，全仗着北京城的財主們照顧了，方飛道，谷堂櫃你把這八萬銀子，分爲四個戶頭存吧，這四位小姐每人名下兩

兩萬，這養着最公平不過，谷掌櫃道，好吧，就依四爺的話，當時把手續議定，把銀子及莊票全交與了谷掌櫃的。這位谷掌的把銀子令夥計用車拉走，賀大人的至友們無不替嘆方四爺這份熱腸。大可堪欽，就有這時擺上酒席，在酒席筵前，四位小姐當着衆人道，衆位伯叔父，我父親把我們全交與了方老師，並令我姐四個跟方老師習武，我們就仕衆位面前拜師，請伯叔父們作個保。當時四位小姐給方飛叩了頭，方飛見這四位小姐連知會全沒知會，又重行拜師，足見姑娘們很有心計，自己倒很喜歡，酒席散後，衆人告辭走了，所有的男女僕婦全隨着走，方飛必帶着四位小姐回到自己家，方飛的家，還有一個得意的徒弟，名叫張玉峯，當時見老師回來，帶着四位小姐到來，張玉峯迎接着，張玉峯站起師傅這是誰家姑娘，方飛道，你不要多問，回頭自然告訴。張玉峯在所帶來的箱中等物隨着給搬了進來，把四位姑娘安置在一所跨院裡，方飛把四位小姐住宿起居之所，全安排妥當，第二日又找來一位女先生，教給四位小姐念書。這位女先生已竟四十多歲，是一位婦婦，出身富貴人家，丈夫也是讀書人，不幸早死，自己苦守冰霜，知書識字，家中非常寒素，所以教方飛知道了，把他請來教給四位小姐念書，半也爲是解他們的寂寞，這位先生來到方宅，非常滿意。方飛每日也是天三遍的教給他們武功，姐四個也是真正的用心學。可是方四爺非要當着這位女教員，才教給徒弟功夫，自己爲是避嫌疑，這種一切全安置好了，方四爺把徒弟張玉峯叫到面前說，玉峯你如今已盡我所學，爲師決沒藏一點奸，淵天良說，全把我的全領教給你了，如今我決不能再留你，我家住了，現在就因爲有你這四個師妹，全是女孩子，你在這頗不方便，爲師我受賀大人託孤之重恩，不能不在他們

身上留意，若有一點不好名聲，我怎對的起死去的賀大人、張玉峯道。老師這番心意，弟子滿明白，弟子也應該自己闢一番事業，也不枉恩師教我一場。第二日就拜別了師傅，自己離了北京城，這個張玉峯到後來，很作了一番大事。在永慶昇平裡八臂哪咤張玉峯就是此人。這是後話不提，且說這位方四爺對於這四位姑娘真是盡心教導，這姐四個是晝夜的用苦功，在從前這四位姑娘，歲數全小，對於教功夫時還好教，彎腰踢腿，是各個的親自指點到了，費了四五年的工夫，這四位姑娘滿長成了，一個個全是發育的非常高大，身量也够了成人，別看有殘病，可全是像貌長得俊秀異常，這一來方四爺可就費了事啦，對於教功夫時，就不好再親自動手去指點，可是教武功不親手指點到了，也是不成，方飛遂想起一個法子來，買了枝手杖用他來指點，這一來可省了許多的事了。就有問方四爺何必這麼費事，方飛道，你們那知道我的難處，別看師徒如父子，那是指着男子說，他們全是女子，男女授受不親。我，不論多大年歲，也是男子，總有不方便的地方，所以寧多費一番手脚，不願落別的名聲，負那託孤的賀大人。大家沒有不敬服的，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，一恍就是七八半的光景，賀秋蓉等全學成一身本領，只是自己時刻不忘父母之仇，焉想到這位無惡不作的納將軍放了外任，離開北京城，致使賀秋蓉姐妹四人，空懷復仇之念，無處去訪仇人，這年正赶上太湖鍾山寨開羣雄會，方飛最講江湖道義氣，焉能不到場，自己跟秋蓉姐妹們一說，自己得往江南走走，好在你們的功夫已學的全可以了，將來遇上機會，你師兄金弓如意小二郎韓寶奎來了，教他把連珠彈教給你們，再把各種暗器練練，就是行俠作義也够用的了，方飛這次出門，倒不要担心，就因為四個女弟子各有護身本領，保

護自己足成了，方飛跟飛龍鏢店的李七爺，及洪文等全是一同走的，赶到方四爺走了沒幾天，韓寶奎到來，賀秋蓉等全見過這位帥兄，遂告訴師傅走了，這一來把韓寶奎急的直跺腳，自己報怨路上要不耽誤，怎麼也不致遇不見老師，賀秋蓉道，師兄這是從那裡來，有什麼事這麼着急，韓寶奎道，我是從關外來，找師傅實有要緊事，賀秋蓉道，師兄你是有什麼事，倒是說呀，韓寶奎只是不肯說，賀秋蓉道，師兄你若是有背人的事，要是不願意說趁早請，別耽誤你老的事，韓寶奎道，師妹我也不必背你了，師兄我在關東道上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殺賊官除惡霸，可算謹遵恩師之命，不欺凌孤弱，專却不義之財，這次探得有一票大買賣，是錦州將軍納大，他在錦州連任九年，宦囊頗足，因為他兒子在北陵護陵，把北陵的樹木燒了，聽說被他兒子盜賣完了，臨完了事給放了一把火，把樹木的根株全燒了，爲是滅跡，錦州將軍這才被參，因為他在朝中有人，替他說了好話，所以沒辦他罪，只令他賠修北陵的樹木，這件事傳遍了關東，納將軍貪賊枉法，得來不義之財，要飽載而歸，大約再有兩個月北陵上的工程也就完了，他這次回北京，也知道沿路不易走，除了自己手下護院的不算，又請了錦州五虎鏢店保鏢，這五虎鏢店很有能人，我想劫這賊官，只是人單勢孤，恐怕不易得手，這種賊官要是他放過去，也太以便宜他了，故此赶回來，打算請老師到關外幫忙，得他這種不義之財，辦些有益之事，也算仗義本色，暗中交代，方飛在北京聽明是截竿立場子，其實要指着教徒弟賺錢，那够他的挑費，平常又仗義疏財，親錢財如糞土，這麼鋪張沒額外的項，能顧的挑費，所以暗中也不斷的作沒本錢買賣，每年只出去一蹶，他這種作買賣總得去千八百里，往東得出關